双

“你不好好听课真的没问题吗？”

“没问题啊。”

“可是这节课很难的啊。每学期都是这样，到了考试都推给我，考不好还赖我。”

“这不是咱们的约好的吗？这就叫分工，对不对。”

“话是这么说，你起码把眼睛从她身上移到黑板和课件上好不好，不然我也无能为力啊。”

“可是我想再看她几眼啊——”

“你要是成绩太差的话，她不会对你有好感的吧。”

“理儿倒是这个理儿——”

正值仲春，屋外阳光明媚却也泛着丝丝寒意，湖畔桃花抽出花苞而含羞待放，明明是可以感叹“何其妙哉”的时节，我却要在这个光线不好的教室里上课。差一个半小时正午的太阳恰好被旁边的教学楼挡住，而为了提供足以看书写字的光线而被点亮的灯管正以常人难以察觉的高频嘶叫着，给这节课又增添了一些悲情色彩。而现在我却不得不把视线从我的太阳，也就是正坐在前排认真听课的吕灼华，移到黑板上——上天实是爱捉弄人啊。

“不得不说，从内心看来你真是一个戏精啊。”

“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

有人说，喜欢一个人就像是药物上瘾，距离感稍大便会起戒断反应。所以，偷偷瞄一眼也好，一眼就好——

“大妹子，眼睛移回去，正讲到关键地方。”

“让我再看一眼啊！”

“喂——”

不好，不小心真的喊了出来。我感觉无数冰冷的目光朝我射过来，令我打了个寒颤。教授用责备的眼神看了看我，便继续讲他的课了。还好他不知道我的名字，不然平时分就惨了。

“期末不要给我加负担了啊。”

“对不起。对不起。”

“真是服了你了，明明是个女孩子却偏要喜欢上一个女孩子。”

“如果喜欢上的是男孩子，你会不高兴的吧。”

“不要把原因推到我这边啊。”

“好，我就是百合，怎么了！”

我自暴自弃地冲着他无声呐喊。这个年代女孩子喜欢上女孩子又怎么了，而且大学又比较开放——

“算了，我继续听课了。跟你辩论能论到世界末日。干脆把身体先借给我吧，下课再给你。”

“行！行！但别做出奇怪的动作哦！”

“放心吧，我虽然是男的，但学也能学出女性样子来——一节课的话。”

“最后的补充很让人不放心啊。”

“没问题的！对了，我听课的时候你也别开小差啊，我要忘了什么，考试的时候还得你提醒呢。”

“好吧，反正看不到她，也没什么事好做。”

真的认认真真听完这节课也太难了，教授讲的内容艰涩难懂，进度也快。课堂上一个一个的定理就像是瀑布一样倾泻而下，然而他却能完美的掌控这些内容，这一点让我很是钦佩。

“再多赞美我一点，快。”

“哇——超自恋。”我

这也算是他的缺点吧，俗话叫“给点儿阳光就灿烂”。再看看吕灼华，不骄不躁，如其名一样优雅地听课，记笔记。

“别强行把眼睛转过去啊——灼华哪里有优雅的感觉了，只能表现艳丽吧。”

“你不要这么抠字眼啊！”

由于她的举止很优雅，进而认为她的名字也很优雅，有点类似于“爱屋及乌”。

“但我也没觉着她有多么优雅啊，也有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原因在吧。”

“情人啊——”

“单方面的。”

“多嘴。”

“对不起。”

这种没有营养的互动最终以他毫无诚意的、满是敷衍的道歉结了尾。五分钟之后，下课铃催促着教授离开了教室，午间时光开始了。

我走出了教学楼，刷开了一辆共享单车，悠闲地骑在回生活区的路上。爬过了前半段的上坡之后，后半段便是角度完美的下坡了，把两脚从踏板上抬起，在路上减速带两边的空隙间滑过去。品味着微凉的春风划过耳廓的细鸣，又斜眼看一下旁边半山腰未开的早樱，想要恰如其分的呼喊，却又碍于面子吞了回去，早春独有的青涩便如新茶入水般呈现了。要说少一些什么的话，便是不能浓烈的花香，不过看旁边早樱未抽花苞，也就有了与暮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类似而又略有不同的早春情怀。

“这也能叫山吗——这不是坡吗。”

“你总能在合适的时机把意境毁的体无完肤啊，直男。”

“我也不是不懂这种感觉啦，只不过想要吐槽你的情绪过于强烈，没有忍住。”

跟他较真总是令人无言啊，不过一直以来也是这么相处的，也算是不得已的孽缘吧。他也以“孽缘这个词真是恰当啊”肯定了我的想法。

“话说，你为什么不去邀请吕灼华一起回去呢？”

“这个时候我还是想一个人回去啦，距离感还是很重要的。”

“刚才说的戒断反应呢？”

“多嘴。”

“对不起。”

喜欢一个人并不应渴望什么时候都在一起吧，这样连私人空间都没有的喜欢过于畸形了。在她想要一个人做些什么的时候不去打扰她，在我想要一个人做些什么的时候她也不打扰我，但是在两个人都方便的时候可以甜甜的黏在一起，这便是我理想中的喜欢。

“前提是她接受你呢。”

“我已经懒得反驳了。”

“事实嘛。”

这也确实是事实，没什么好反驳的。我没有一次对她表现出爱意，她也没有对我表现出爱意。我喜欢她这件事目前也只是在心里想想而已。

“也就是俗话中的‘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呢。”

“哇——再说下去哭给你看哦”

“别——别——别。在路上突然哭了会被当成神经病的吧。”

“这倒也是。”

“那个，我能提个意见吗？”

“什么意见？”

“出门能尽量穿裤子吗，我还是不习惯下面凉飕飕的感觉。”

“穿着裤袜呢。”

“所以感觉更奇怪了啊。”

“轮到你的时候，随你怎么穿咯。”

“呃，好吧。”

“这么多年了还是不习惯吗？”

“倒也不是不能忍啊——”

“那就这样吧，小裙子多好看。”

“真是争不过你啊。”

他用仿佛要与世长辞的语气妥协了，而恰好现在骑车到了食堂旁的自行车停放点。停下车，关上锁，听到悦耳的电子音后抬头，眼前便呈现出似下班高峰时的地铁的阿鼻地狱。学生众多而好吃的食堂只有这一个，这就是学校的现状。我在自行车停放点驻足犹豫了起来，不知是否要加入那涌动的人潮。

“何时看都很壮观啊。”他以无奈的口吻向我搭话。

“是啊。”

“今天是周五，对吧。”

“对。”

“下午没课，对吧。”

“是啊。”我差不多猜到他想说什么了。

“金拱门去不去啊。”

“不去！我一猜就是金拱门！少吃垃圾食品好不好啊！”

“可是你把汉堡拆开吃的话不就成了有肉、有菜、有主食的营养快餐了吗？”

“胡说！”

“可是别的馆子咱也下不起啊。”

“去喝粥吧，我想喝粥了。”

“难不成又是那个什么牛奶木瓜养颜粥？”

“是啊，怎么了？”

“那个粥有什么好喝的啊？”

“汉堡有什么好吃的啊！”

“也有道理。”

“而且那个粥对女孩子也有好处啊。”

“比如说？”

“比如——丰胸啦——”

“真的不是谬传吗？”

“这种时候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啦！”

真是的，这家伙总是不懂女孩子的心思，不然怎能每天过得这么累。

“这种东西还是小一点比较好吧，前面坠着什么东西怎样也不觉着舒服啊。”

“哦？莫非你已经丧失了正常男性的……”

“不是啊！你稍微为我考虑一下啊！”

“好吧——好吧。”

“所以，金拱门吗？”

“不，喝粥。”

“完全没有听进去啊！”

不去理会他的埋怨，我又将单车打开，向校外骑去。这个时候坚持自己的想法才是最佳选项。如果对他太过迁就，他就会蹬鼻子上脸。

骑出校门便是车流量很小的公路，大部分时间只有公交车行驶。路同样是先上坡再下坡，骑起来却没有校内的那条舒心。上坡时脚踏板仿佛灌了铅，而下坡时也需要轻蹬助力。在十字路口能听到旁边驶过转弯的公交车的轮胎与地面摩擦发出的“吱吱呀呀”，与初春之意甚是不符。不禁想到：减速不就好了？或许对于司机来说这种速度与激情才是初春吧。

他没有反驳我，大概同我的想法类似。在很多方面我们的思想还是有共同点的，可以说是志同道合，亦可谓臭味相投——不管怎么说也是在一起很久了，虽然这个“在一起”含义颇奇怪。

“吃完饭你准备做什么呢？”他突然问到。

我稍稍抿嘴想了想，并没有想到什么必须要做的事情。

“不知道啊，你有什么必须要做的事情吗？”

“没有。去不去图书馆啊？”

“呃，如果可以的话真的不想去啊。”

“你就这么讨厌看书的吗——”

“倒也不是啦，不过天气这么好，不是很想去图书馆。”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到最后着急的也是你。”

“今天就放过我吧——难得出来一趟。”

“可以啊，我们交易一下怎么样？”

“什么交易？”

“今天下午给我点时间，最长不超过两小时，晚上我还相同的时间给你。”

虽然这在我们之间算是常有的事情，不过一般没有急事的话也不会提出时间交易。记得刚刚已经确定他下午没有什么必须要做的事情了啊。

“当然可以啊，出什么事了？”

“我推测今天下午——算了，如果真看到了就跟你讲。”

他很少像这样卖关子，也知道这样勾不起来我的欲望。如果事情真的十分紧急，他也不会有所隐瞒而令我不安。这种说法对他来说只是单纯的“不确定”，如果要将这个“不确定”复杂化的话，便有了只是说出推测才会令我不安的意思。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这个时候逼他把推测说出来是对他的不信任，而我也讨厌不信任他的自己。同时，他也相信我不会逼他说出什么来。这就是我们多年来的默契。

“到时候跟我说一声哦，别一声不吭就接手了。”

“没问题。”

轻敲了几下铃，又避过了或只身或结伴的行人，最终到了学校旁边最豪华的商场。企业家在大学城嗅到了商机，便开了一个又一个商场与奥特莱斯。里面的价格并不是学生能够轻易负担得起的，或许是看中了学生极易发作的攀比心理，亦或是服务有些学生偶尔能够买一件轻奢品牌产品后漫起的满足感，也许更多是为了市中心的有钱人们假期跑到这偏僻的“郊区”“度假”——总而言之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对于我来说这里仅仅是偶尔改善伙食的地方。

“明明是个女生，却不怎么出来买衣服和化妆品。”他搭话到。

“那些从网上买就好了啊。”

“衣服不要试穿吗？口红什么的不要试色吗？”

“我百搭啦。”

“‘啊，脸好身材好，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呢。’”

“阴阳怪气的……”

走进商场后径直走向粥店，点了一碗牛奶木瓜养颜粥和一个奶黄包，慢慢吃完之后确认着恰好的饱腹感，走出粥店。

“现在几点了？”

我掏出手机，确认了一下时间：“下午一点二十，怎么了？”

“第一次约会的话，你觉着吃饭大概要多久？”

这个问题问的好奇怪啊，我明明没有恋爱的经验：“含上上菜时间的话，一小时？”

“嗯——交换一下吧。”

“好啊——啊，你要注意以下走路姿势和坐姿哦，像女孩子一点，也小心走光。”

“好——好。如果今天下午你过得开心的话，记得以后也多考虑一下我啊。”

“嗯？这倒是没问题——”

品味着他说的莫名其妙的话，我将身体交给了他。他总是能察觉到一些我察觉不到的东西，这也算是他的才能之一。我不止一次跟他表露我的羡慕之情，他却说这只是关注的重点不同，我能够察觉到的东西他有时也难以察觉。或许真的是这样，也或许是他在安慰我——我不想去纠结真相，而当作既是事实，也是他温柔的安慰。

内心中带着一丝疑惑，感受着他在感受的世界，期盼着即将发生的事情——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也是唯一想做的事。

“我建议你还是不要抱有太大期待哦——事情可能并不像我推测的那样。”

“没事，发生了什么都没关系。”

“啊哈，希望如此吧。”

他适应了一下身体，向前迈了一步，又皱了皱眉压下了裙子后摆，最后好像放弃了什么似的朝着对面咖啡馆走去。越靠近咖啡馆，咖啡经烘焙后的香味也越来越浓，只是闻一下仿佛就可以消去困意而抖擞精神。这家咖啡厅是我们常去的店，由于靠近学校，里面或是学习、或是聊天的学生也很多。

拉开木边嵌着玻璃的门，欣赏着风铃颤动的声音，无视了旁边小姑娘们“好帅”之类的夸赞，径直走向收银台。在确认了今天供应的咖啡豆之后，点了他常喝的拉美地区咖啡豆的手冲。随后他走到吧台旁边的高脚椅前，学着我平时的姿势，用双手从后面顺了一下裙子，坐在了椅子上。他将咖啡师的讲解作为背景音乐环顾四周，又带着稍有安心又有疑惑的表情掏出了手机看了眼时间。

“可能真的是我想错了？”他并没有期望着我的回答，所以我也没有吱声。

咖啡师将咖啡倒在了提前加热过的黑釉瓷杯里。他看着与杯子融为一体的咖啡，轻嗅了一下它的香气，又以绅士般的口吻索要了一小杯温水，喝下温水，润湿口腔和喉咙之后，小口吮吸着刚冲好的咖啡，又很享受般的眯起了眼睛回味。我在余光中看到几个小姑娘在偷拍我们，但他并没有在意。

门口的风铃再次响起，他瞥了一眼进来的人：“哦？来了。”

“什么啊？”

“你看看那是谁。”

“嗯——啊！吕灼华！”

“旁边还有呢。”

他把视线聚焦在了旁边的男孩子身上。

“这不是何龙峰吗！”

何龙峰是他同专业不同大班的朋友之一，从外表看起来是个典型的国产死宅，天热了穿体恤，天冷了穿冲锋衣。以貌取人总是片面的，何龙峰脑子并不差，对于很多事看法独特，也正如此才能和他成为朋友。

“这家伙实是不会撩妹啊。”他在我心里感叹道。

“啊？”

“昨天晚上我跟他聊天的内容你还记得吗？”

“他问你怎么追妹子啊。”

“我就跟他讲先约出去试试啊，比如说先吃个饭，再去咖啡厅聊天什么的。”

“没问题啊。”

“今天下课你收拾东西的时候，我看到他找吕灼华说了些什么……”

“啊！”

“他想追的妹子大概就是吕灼华吧。”

“那——那——那我怎么办啊！”我慌了起来，如果他追求成功喜结良缘，那我不就透心凉了吗！

“别慌啊，以我对他的了解，我觉着他成不了。”

“你对你的朋友这么没有信心的吗！”

“没有办法啊，他就是这样的人。我已经在心里默默道歉了。”

“骗人。”

吕灼华被何龙峰带到了我背后的圆桌旁，坐了下来。他们好像并没有发现前面坐在吧台旁喝咖啡的是我。

“平时我跟何龙峰出来喝的时候，穿的是男装嘛。和现在的风格差太多了。”

“能理解——”

何龙峰仿佛浑身肌肉都紧绷着，突然站了起来，又快步走去收银台点单。

“零分啊，都没问女方想要喝什么，而且这么紧张——”他很无奈的扶着额头叹息。

“你好像很熟练啊。”

“毕竟天天跟你在一起哟。”

“孽缘啊！”

他饶有趣味的通过未点亮的手机屏幕的镜面反射观察者后面的吕灼华，又斜眼瞥了在收银台的何龙峰。突然手机屏幕点亮了，上面显示何龙峰发来了一条信息。他邪笑着点开了信息，看到何龙峰在哭诉：“你知道吕灼华喜欢喝什么吗！在线等，挺急的！”

“你知道吗，亲爱的。”

“别那么叫我——我也不知道啊。”

“你不是最喜欢吕灼华的吗？每天对她的观察竟然没有一点用啊——”

“大佬对不起，我还真没在意这一点。”

“唉，那我就走通法好了。”

“通法？”

“一般的女孩子不是都喜甜恶苦吗？”

“我都能接受啊——”

“你真把自己当一般的女孩子了吗？”

“你什么意思——”

他没有把话接下去，而是打了一行字：“买点新品吧，最好是苦味淡一点、甜味重一点的。”不一会儿，何龙峰端着两杯饮品回来了。坐下后，咂了一口饮料，便眼神飘忽不定地开始侃大山。

“好无聊啊，”我开始感到厌烦了，“看别人约会有什么好玩的。”

“没什么好玩的，但你不担心吕灼华被抢走吗？”

“担心吧。”

他沉默了一会儿，把最后一口咖啡喝完，向外吐了一口气，感受着咖啡最后的香味：“走吧。”他站起身来，背对着不知在聊些什么的二人走出了店门，而门口的风铃也随着他的身影摇动，发出尖锐的声音。

人总是渴望着美好。完美总在一瞬之间，而变化在完美之中引入了瑕疵。照相机是非变完美的典型诠释，它将美好的瞬间定格，使其永生。但人们讨厌一成不变，没有了变化而引入的瑕疵，完美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光泽。

“加个引用就是高考满分作文开头呢。”他冷不防的吐槽道。

“多嘴。”

“你是想用刚才那一段来解释为什么喝完咖啡之后，坐上了地铁，来到了市区的湖心岛散步吗？”

“呃——差不多吧。”

“你觉着哪里搭得上吗？”

“哎呀！你怎么这么较真啊！”

“今晚十点前要网上提交数字信号处理的作业哦。”

“啥！”

“你忘干净了？”

“回——回去写。今晚的时间都是你的，下午借两个小时不用还了——”

“不不不，肯定要还给你的。记得在那个时间段写作业哦。”

“啊——”我自暴自弃的挠着头喊了出来，在路人的眼中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你今天来，是要看桃花？”

“是啊。花开三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最棒了。”

“同意，我也喜欢朦胧羞涩的感觉。”

“话出你口中，就变味儿了呢。”

他傻笑了几声，我也露出微笑，继续向目的地走去。

听过了小皮鞋踏在木桥与石板桥的响，赏过了几道蜿蜒曲折，才迎来满面的桃粉红而柳嫩绿。湖心洲的一“点”，谓之桃柳洲，据说每逢花开七分时节游客纷至沓来。今天桃花只开了三分，又是工作日的下午——洲上行人少，湖面游船稀。踱步来在了桃柳洲的一角，面向湖水，背靠嫩柳，三分桃余光可视，稍稍平整了一下地面，便缕了裙子抱膝而坐。

“又来到这里了啊。”

“是啊。”我应和道。

“有茶就好了啊。”

“不行啊，今天已经摄入不少咖啡因了。”

“嗯，我知道。”

清风徐来，混杂着湖面的水气而不觉鱼草腥。我看着对面城市四时又半的喧嚣，感叹此时脱离繁忙而又有几分孤独，正似浓汤盐味散尽而口中留鲜。甚好，无白丁之扰。此时的对面是怎样的呢？昼有昼欲，夜有夜欲，欲壑难填。我也未曾体会过诗人笔下管弦般润这霑那的肉体交欢，但我觉着那并不是我需要的——我想要的或许只是……。

“每一次你想要平静的时候，都会来到这个湖畔啊。”

“是啊，湖水真的很美——动其表面而内静，很美吧。”

“确实啊，不过这一次你是因为什么乱的神呢？”

“还不都怪你，瞎给何龙峰出什么主意……”

“抱歉，抱歉。我也不知道他想追的是吕灼华啊——你是真的喜欢上她了？”

“——我也说不上。虽然每天都在跟你讲喜欢她，但本来是没有真正准备追的。今天看见她约会了，心里就发悸——实在不想再看下去了。”

他没再接下茬。我也没期待他接着说些什么。湖风徐强，水汽渐浓，既而雨滴叩青发梢，赐我一激灵。

“哇——今天不是说没雨吗？”

“今天早上看的天气预报？”

“昨天晚上看的。”

“以后记得早上看一眼啊！”

放弃了形象，将挎包顶在头顶上顺着来时的路疾跑，哪去管他滴滴点点滴滴，无奈他轻轻重重轻轻。咱又没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气势，只能躲雨图个肉体的安宁。

“更何况你还没有蓑。”

“可不是吗！”

来时缓步自地铁口至此，需一个多小时，而现在自此跑去地铁口少说也要二十分。我自没有连续快跑二十分钟的体力，更何况脚着褐色小皮鞋，仅听其在我跑动时发出的踢踢踏踏便可知其何等不适宜运动；裹住脚的裤袜又不似棉袜的高摩擦力，跑动时一不留神便可扭到脚踝——径直跑去地铁口是下下策。好在跨过下个小木桥有一个游客服务站，在那里借一把伞实为良计。

闯雨夺过了桥，闪进游客服务站的屋檐下，凭着自己的信用积分免押金借了一把缀粉桃花透明雨伞，顺着来时路溅起几朵水花。

一路无书，但见伞脊抽头雨落珠帘。



迈出地铁站，周围已无叮叮咚咚，却满是似雾一般的绵绵密密。撑起雨伞行走两步，又将其收回——此时雨伞已无用。珠雨尚需躲避，雾雨沾衣何妨。随意开启一部单车，索性冒雨骑行，顺道去超市买了沙拉作晚餐，到宿舍时天色已晚。

“诶，于夕你回来——哇！你怎么淋成这样！”

一号床的舍友许可欣看到我的样子大吃一惊。我瞧了瞧挂在门后的镜子，里面映出了似落汤鸡般狼狈的我。

“看起来还真有些性感——”

“住口。”我打断了他。这个家伙总是喜欢在这个时候讲些骚话，不拦着点都感觉对不起他。

“回来的路上没打伞——”我向许可欣回话。

“可是你不带着伞呢——这伞是借的啊——你跑去湖畔浪了？！”

“是啊，是啊，是啊。”我肯定了三次，以回应她，“我还是小瞧了这春雨呢。”

“快去洗个澡吧，别着凉了。”

我带了内衣和睡衣，拿上洗浴用品，用嘴叼着校园卡，钻进了淋浴间。我们学校宿舍的设计颇有家庭风味：三个上床下桌的四人间小寝伴着一个客厅和卫生间。有独卫（虽然是三个小寝共用）这一点令校园生活轻松了不少。

“要不要我来洗？”他不怀好意的问道。

“没区别吧。”我不以为意。

“嘁。”

二十分钟左右结束了淋浴，用吹风机稍微除去了些冷湿便回了小寝。

“于夕你头发没吹干，不会头痛吗？”

“今天有急事啦——话说，可欣啊，那两个人呢？”睡在三号和四号床的姐妹还没有回来，无心问了许可欣是否知晓他们去了哪里。

“嗯——杨紫琪今天社团活动；刘冰大概跟男朋友在一块呢吧，今天不是周五吗。”

杨紫琪睡在三号床，是学院学生会文艺部的部长。周五的晚上是她给部员开例会的时间。四号床的刘冰去年春天交到了一个男朋友，自那时起几乎每周五晚上都不在宿舍就寝了。

“现充啊——”

“小夕你也差不多哦。”许可欣满脸微笑地看着我。

“是吗？”

“今天不是还去湖畔了吗？跟哪个男孩子——”

“自己啦！”许可欣一直盼着我找个男朋友。用她的话说，我找到男朋友比她自己脱单还要令她开心。

“小夕你太独了啊，这样多不好——”

“还好啦，我过得很开心啊。”

“毕竟有我陪着呢。”他冷不丁的插嘴。

“没有你会更好吧。”

“怎么可能呢，我可是你的‘小心愿’啊。”

“嗯？”

“忘了就算了吧——准备交换吧，得抓紧时间把作业写完啊。”

“对，对。正事要紧。”

我忙向许可欣讲：“我先去写作业了，要来不及了！”

她满脸茫然。我们无言相视许久。她率先打破了寂静：“什么作业来着——”

简言之，两分钟后我们都在爬在自己的桌子上奋笔疾书。

夜晚九时半，他把笔往桌子上一扔：“啊！写完了！”

“辛苦了，辛苦了。”我心怀内疚回话道。他用手机拍摄了刚刚写过的作业，上传到了作业提交系统上。

“从现在开始到我的自由时间啦！”他满脸幸福地瘫在椅子上，却感到有目光落在自己身上。他扭头观瞧，恰与许可欣那仿佛噙了泪的眼睛对上。他无言，将写着作业的纸甩给了她。

“大救星啊！”许可欣长声感叹。

他向许可欣竖了个大拇指，又瘫在了椅子上。过了几秒，他掏出了头绳，把辫子随性扎成歪歪扭扭的马尾，又从箱子里抄起了心爱的FenOer电吉他。

“周日乐队要排练哪首来着？”

“忘了诶。”

“那就随便玩玩吧。”说罢，他弹起了自创的solo旋律。

“又加了4个小节呢。”

“是啊，不过要想把和弦圆上还需要四个小节啊。”

“你的旋律你自己想咯——把第八个小节的mi改成fa可能会更好一点。”

“我试试啊。”他又顺着弹了一遍，“哦！你真是天才啊！”

“我会骄傲的哦。”

“我随便说说而已。”

“噫——”

听他弹吉他是我夜晚最开心的事，而他也喜欢弹给我听。我和他的音乐审美大同小异，而与舍友们的大相径庭。

“唉，伯牙难遇子期，曲高和寡啊。”

“拉倒吧，看你自恋的。”我拦住了他的话，但却又因他的话窃喜。而这时，脑袋后面的发圈突然被顺了下来，头发绽放开来。

“小夕你头发都不扎好啊。”许可欣的声音从身后传出。不知她何时来到身后，看来他着实弹琴入了神，而我又醉心于听他演奏的旋律。她柔软的手帮他把马尾轻轻扎好，又冲他笑了笑。而他再次把大拇指伸出以示谢意。

她叹了一口气，又向他微笑。

门外传来两个女孩子争辩的声音，饱满而有力，伴着渐近的脚步声越来越响。接着宿舍门被推开，由此现身的杨紫琪向身后的同事（文艺部副部长）到了别，接着便满面愁容地走进来，仰面靠在了椅子。

“喔唷，发生什么了？”他漏出轻浮的微笑询问紫琪。

“我们要办的晚会不得不推迟了啊。”

“呃，节哀。”

“啊？什么原因啊？”许可欣问道。

“剧场档期安排满了啊，咱们院借晚了。”紫琪又叹了一口气。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们节目可是有足够时间排练了。”他边弹吉他边说道。

紫琪思索了一会儿，又将身体完全放松了下来：“算了，不想了——于夕，唱首好听的歌好不好啊。”

“啥？”

“我想放松一下，借你的声音暂时逃避现实。”

“我唱歌有这种功效吗？！”他抄起杨紫琪的木吉他，调了调弦。按了一个和弦之后又松开了，对我说：“我来弹你唱吧。”

“好啊，但唱什么呢？”

“你听前奏就知道了！稳稳地！”

“开始吧。”

随着他的拨弦，一段极具中国古风的旋律飘荡在宿舍里。杨紫琪和许可欣闻得也难抑惊叹。

“哥——”

“咋了？”

“你拿吉他弹西河大鼓的旋律是要闹哪样？”

“啊，这不很有风味吗？

“正常一点好不好——”

进而指勾弦振，小调奏鸣。

定在早上八时的手机闹铃如期响起，我在朦胧之中按下了锁屏键让它住嘴，却又在几分钟之后被它再次吵醒——好一个高效又不近人情的设计。我轻轻的叫了叫他，但没有听到他的答音，只能感受到他脑内的天马行空——在做什么梦呢？待他自然醒来再慢慢询问吧。

从床上坐起，打了一个哈欠又伸了懒腰，侧过头看看床下：杨紫琪已经收拾好东西准备出门了。在我的眼中，她总是忙碌的，除了夜晚，基本看不到她休息时的样子。“我想试着把自己逼到极限。”这是去年同她谈心时，她坚定地说的原话。她踏出了宿舍门一步，又回头看了看我们——许可欣还在睡觉，我与她对视了一眼。随后她微笑了一下，出去后关上了门。

我缓过神来下了床，清洁过后整了整头发。打开衣橱后抬头看了看，确认许可欣睡得正熟，便脱下了睡衣。从衣橱中选了一件浅褐色白格连衣裙，用灰色裤袜打底，套上了米黄色针织开衫。照了照门口的镜子，自我感觉良好。将深色折叠伞和课本放到包里，确认物品齐全后，又从衣橱里拿了一顶褐色报童帽轻轻放在脑袋上，出门后轻轻带上了门。

昨日降下春未半的雨，今日满是凉潮。正午未到，寒湿难除，避道中荫蔽处，贪枝间曦轮明。图书馆门前人尚稀，刷卡进入，登上顶楼，寻一个靠窗的座位。坐定后又轻轻唤了一下他：“哥，该起了。”

他犹豫了一会儿，慵懒地说道：“起来就在图书馆的感觉真好啊——”

“是吗？”

“开玩笑的。”

“不过能睡这么久还是很爽吧——对了，你做梦梦到什么了？”

“梦到什么？”他开始在脑海深处找寻梦的片段，但似乎难以成言，只描述道：“有种波澜壮阔的感觉。”

我对此的好奇并没有到刨根问底的程度，便不再追问下去。按照约定，周末的白天是他的时间，我便将身体托付给他。

“果然还是好困。”他在接到身体的瞬间趴在了桌子上，引得隔壁未曾相识的同学一惊。

“哥，拜托你正常一点！”

“好。好。”他又突然坐了起来，引得隔壁那个同学又一惊。

“呃——”他眉头紧簇，感觉哪里不对劲：“姐，以后周末，你起得早要出门的话，能穿我习惯穿的衣服吗？”

“好——好吧，我忘了，不好意思。”

“下半身又凉又紧——”

“好了，不要再说下去了！”

周六，他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大概会在图书馆待到傍晚，之后喝一杯咖啡，再把时间让给我。今天的他正好没别的事，直到午后三时。手机震动了一下，他将手机正过来，看到了何龙峰发来的消息。

“何龙峰叫我晚上去撸串啊。”

“啥！撸串？”

“是啊。”

“麻烦你去之前换身衣服——”

“肯定的。”说罢站起身，带好书包往宿舍走。

一路无书，到宿舍时午后三时又半。他向留在宿舍看书的许可欣打了个招呼，便径直走向衣柜。褪去了淡色裙装，着他喜爱的墨绿色长袖衬衣与深色长裤，套上了黑色薄风衣，又提上高帮褐色休闲鞋。

“小夕，你的风格真是两个极端啊。”许可欣苦笑着看着他。

“都很适合我，不是吗？”

“这倒是——小夕太有魅力了，所以两种风格都能驾驭。”

“是吗？我要骄傲了哦。”他将头发仔细扎成马尾辫，“我先走了啊，有个约。”

“啥！跟男孩子吗？”

“确实是男的——”

“哟——”许可欣眼内仿佛有辰星闪烁。

他苦笑了一声，出了门。绕了弯喝了杯咖啡，见时间还早，便带上耳机听了音乐。待到傍晚五时半，骑上单车去一公里外的烧烤店赴会。

进入店门便看到了背对着我们的那熟悉的身姿——红色冲锋衣配黑色运动裤的何龙峰。

“许久未约到这里了啊。”他先向何龙峰搭话了。

何龙峰稍稍转过头来：“囊中空虚啊。”

“昨儿不还‘约会’来着？”

“你可净拿我开玩笑。”这时，服务员将一泡生啤搬到了桌子上。

“何龙峰，我酒量可不行啊。”

“我今天想喝点儿。于阳，陪我来点儿吧。”

“好吧，好吧。”

何龙峰给他接了一杯，酒泡层层开花，略高于杯沿而不外溢。

“已经点好了？”

“点好了，今儿我请。”

“嚯，阔气啊。”于阳他谂知何龙峰烦闷时好请人吃饭，估计昨天的约会九成九不如意。

不锈钢盘端上桌，霎时肉香扑鼻。何龙峰随手抄起一串五花肉，于阳则抽出一串牛肉串。二人的交谈有了短时间的停歇。

“昨儿怎么了？”于阳他问何龙峰。

“嗨，别提了。你也知道咱是个死宅，真不知道怎么跟女孩子说话。咱虽然没干坏事，但昨儿说话的时候我都心虚——”

“嗯？不应该啊，你看我生理上好歹也是个女孩子啊。”

他们两个碰了杯，将杯中啤酒一饮而尽。

何龙峰把杯子放在了桌子上，拿起一根羊肉串。“物极必反——”撸下两颗肉，咀嚼了几下咽了下去，“你太耀眼了啊。”

“啥？”

服务员拿来了两只烤生蚝，放在了桌中央的盘子里。

“真的，可谓‘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你这是夸我还是损我——咱可没祸害人啊。”

“我就是形容一下啊。咱专业两个‘男寝夜话女生’——一个是你，一个是吕卓华。像我们寝，一周大概有三晚的话题涉及到你们。”

“怎么，我还排在前面？”

“是啊。”

“那我可能要骄傲了——话说，他们知道我在这里跟你撸串吗？”

“没跟他们说。”

“好吧——”

“不过要是知道的话大概会恨得牙痒痒吧。”

“不至于吧，他们要是看见我现在撸串的样子，也不会特别有‘感觉’吧。”

“也对，一般他们也想不到你会来这种地方——沉溺于自己想象的死宅们。”

“你看起来也很像死宅——少说那些废话，昨天到底发生什么了？”

“简单来说吧，”他正了正姿势，又把胳膊支在膝盖上，撑着上半身，“表白了，被拒了。”

“节哀顺变，”于阳品味着他简单明了的叙述，“具体呢？”

何龙峰拿起酒杯来，同于阳杯杯平沿相碰。两人一饮而尽。我感到脸部暖意渐起，而何龙峰却仿佛没什么感。他又将一根肉串咽下肚，用手掌顶着自己的下巴缓缓吐露：“我表白完了之后吧——她仿佛浑身轻松的看着我，然后说了句：‘你没跟于夕阳交往啊？’”

“听你的描述，结局不应该是拒绝你啊——都浑身轻松了。”

“我当时也是蒙了，还在想于夕阳是谁——”

“咱全名是于夕阳啊。”

“我反应了一会儿才想起来的啊，于阳叫惯了。之后琢磨琢磨她的表现，正要高兴呢，突然被‘发卡’了。”

“那还真神奇——你表白之前跟她聊的什么啊？”

“聊你来着。”

“啥？”于阳愣了一下，突然把脸凑到何龙峰面前，“你是智障吧，表白之前聊别的女孩子是要闹哪样。”

“不是我有意要聊你的啊——”他扶了扶额头，“不是说了吗，我不大会跟女孩子聊天啊，话题完全是被她带着走啊。”

“啥？”

“啥？”

我和于阳都愣住了。

过了一会儿，于阳向我搭茬儿：“老妹啊，你可能有戏了啊。”

“难不成——”日所思、夜所想，有成真的期望时反而难以置信，“不会是误会吧。”

“也没准，不过是个好事啊。”

“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啊，我还是先别抱什么期待吧。”虽然口头如此说道，但内心还是不由得小鹿乱撞。

“你搞得我也心跳加速了哦。”于阳他跟我讲完，便将酒注满杯。

随后觥筹交错，杯盘狼藉，致兴难尽，不胜于醉昏。

次日清晨，顶着宿醉的头痛从床上爬起来，去洗手间除内急时发觉脑子里没有丝毫昨日饮酒后归来的记忆。试图呼唤他，却没有回应，十成在梦中遨游。

“这家伙昨天喝的真够多的。”我轻声向他抱怨。

净手后回到小寝，预备睡一个回笼觉以消除头痛。顺着梯子爬上了床，将自己裹在被子里，正准备感受身体、睡衣与被子之间的三重摩擦带来的暖意时才发觉，自己只穿着内衣——脑子实是不转了——谁脱了我的衣服呢？躺在床上许久也为入睡，脑袋倒是越来越清醒——身上昨日的汗液粘稠的感觉也越来越清晰。忍无可忍之时，冲进洗澡间洗了个耗时十几分钟的早间热水澡，又顶着仅用毛巾擦到不滴水的潮湿头发进了屋——时间尚早，许多室友还在甜睡，用吹风机轰碎她们的梦境实是缺德。

“小夕，你起的这么早啊。”许可欣睡眼朦胧地看着我呢喃道。

“啊，不好意思，吵醒你了吗？”

“没，刚刚我的闹铃响过了，才起的。”她每天都会定一个清晨的闹铃，但是几乎都是瞬间关掉接着睡了——看来我确实吵到她了。

洗过澡后已无睡意，用藏有滤网的壶泡了些茶叶，抱着柔软的大叔脸哈士奇抱枕坐在电脑前，望着无一点背光的屏幕发呆——大脑还没有完全清醒。慵懒地伸手按下了电脑电源键，又带上了主动降噪耳机，闭上眼，听几首放克风格的音乐以激活脑回路。就这样过去了十分钟，我心满意足的摘下了耳机。在这时，一双手轻轻搭在了我的肩膀上。我斜仰着观瞧，发现许可欣在我身后无言而温柔地笑着。

我霎时间诧异了：“可欣你——竟然起来了——”

她叹了一口气：“我也不是每天都睡懒觉吧。”

我稍稍回忆了一下：“是吧——”

“欺负人！”

“嘘——阿冰和紫琪还没起呢。”我瞅了一眼刘冰和杨紫琪，急忙制止了她。

“喔——”她也很尴尬，含胸拢肩，“杨紫琪昨天晚上回来也挺晚的，太累了吧。”

“是啊——诶，对了，昨天晚上我是怎么回来的？”

“噗嗤——”她突然乐了，“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后脑勺难难言缘由地发凉。

“昨天是一个男孩子把你背回来的哦。”她偷偷笑着说道。

不用想就能知道，那个男孩子是何龙峰。我也因此而放下心来，长舒一口气。

“小夕啊。”

“啊？”

“你是不是和他恋——”

“不存在的。”我强行打断了她的话。

她显得十分沮丧，但转眼间又仿佛顿悟一般笑着说道：“害羞了？”

“不可能的。”

“呃——真的？”

“真的。”

“我看他人不错哦，你烂醉如泥也没有趁机做些什么——要不要考虑一下他？”

“天塌下来，他都在考虑之外——”

“哇，绝情。”

“不过确实得找个机会谢谢他呢。”

在这时，于阳突然插话：“有啥好谢的，请他喝杯咖啡就得了。”

我在脑海里对他讲：“行吧，找时间你请他哦。”

“好嘞。”

“既然你醒了，就把身体交给你了。”

我把身体交给了他。他从衣橱左半部分翻出一件休闲西装，利索地换好，又扎上了马尾，又将桌子上的茶一饮而尽，提起了装着电吉他的箱子向外走去。

排练房在学校内偏北的的学生活动中心顶楼。它有面墙嵌着玻璃，可以看到楼外的景色，但也决定了这面墙没有隔音效果——乐队排练起来时可以从楼外清晰地听到鼓点声。 校领导不许乐团在午前排练，我们乐队固然也要遵守。

他把吉他放在了排练室，又走离了活动中心。无需推敲也晓得他是要品今日的咖啡。

他再一次推开咖啡厅的门，用鼻子深吸了一口气之后走向吧台。